

介存

齋

論

詞

雜

著

復

堂

詞

話

萬

庵

論

詞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郭紹虞 羅根澤主編

823

介存齋論詞雜著

周濟著

復堂詞話

譚獻著

蒿庵論詞

馮煦著

顧學頤校點



\*10001160991s\*

×

人民文學出版社

一九九八年·北京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介存齋論詞雜著/(清)周濟等著;顧學頤校點. —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5

(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專著選輯)

本書與《復堂詞話》、《蒿庵論詞》合訂

ISBN 7-02-002652-4

I. 介… II. ①周… ②顧… III. 詞話-中國-清代 IV. I207.23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98)第 01701 號

美術編輯:徐中益

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

(100705 北京朝內大街 166 號)

北京市大興新魏印刷廠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字數 56 千字 開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張 2.5 插頁 2

1959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1998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1—5000

定價 6.00 元

介存齋論詞雜著

缺 页

一  
兩宋詞各有盛衰：北宋盛於文士而衰於樂工，南宋盛於樂工而衰於文士。

二  
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歌，南宋有無謂之詞以應社。然美成蘭陵王，東坡賀新涼當筵命筆，冠絕一時。碧山齊天樂之詠蟬，玉潛水龍吟之詠白蓮，又豈非社中作乎？故知雷雨鬱蒸，是生芝菌；荆榛蔽芾，亦產蕙蘭。

三  
詞有高下之別，有輕重之別。飛卿下語鎮紙，端己揭響入雲，可謂極兩者之能事。

四  
近人頗知北宋之妙，然終不免有姜張二字，橫互胸中。豈知姜張在南宋，亦非巨擘乎？論詞之人，叔夏晚

出，既與碧山同時，又與夢窗別派，是以過尊白石，但主「清空」。後人不能細研詞中曲折深淺之故，羣聚而和之，并爲一談，亦固其所也。

五

學詞先以用心爲主，遇一事、見一物，即能沈思獨往，冥然終日，出手自然不平。次則講片段，次則講離合；成片段而無離合，一覽索然矣。次則講色澤、音節。

六

感慨所寄，不過盛衰；或綢繆未雨，或太息厝薪，或已溺已飢，或獨清獨醒，隨其人之性情學問境地，莫不有由衷之言。見事多，識理透，可爲後人論世之資。詩有史，詞亦有史，庶乎自樹一幟矣。若乃離別懷思，感士不遇，陳陳相因，唾瀋互拾，便思高揖溫韋，不亦恥乎！

七

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初學詞求有寄託，有寄託，則表裏相宣，斐然成章。既成格調，求無寄託，無寄託，則指事類情，仁者見仁，知者見知。北宋詞，下者在南宋下，以其不能空，且不知寄託也；高者在南宋上，以其能實，且能無寄託也。南宋則下不犯北宋拙率之病，高不

到北宋渾涵之詣。

八

皋文曰：『飛卿之詞，深美閎約。』信然。飛卿醞釀最深，故其言不怒不懾，備剛柔之氣。鍼縷之密，南宋人始露痕迹，花間極有渾厚氣象。如飛卿則神理超越，不復可以迹象求矣；然細繹之，正字字有脈絡。

九

端己詞，清豔絕倫，初日芙蓉春月柳，使人想見風度。

一〇

皋文曰：『延巳爲人，專蔽固嫉，而其言忠愛纏綿，此其君所以深信而不疑也。』

一一

永叔詞，只如無意，而沈著在和平中見。

一二



耆卿爲世訾訾久矣；然其鋪敘委婉，言近意遠，森秀幽淡之趣在骨。耆卿樂府多，故惡濫可笑者多，使能珍重下筆，則北宋高手也。

一三

晉卿曰：『少游正以平易近人，故用力者終不能到。』

一四

良卿曰：『少游詞，如花含苞，故不甚見其力量。其實、後來作手，無不胚胎於此。』

一五

美成思力獨絕千古，如顏平原書，雖未臻兩晉，而唐初之法，至此大備，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矣。讀得清真詞多，覺他人所作，都不十分經意。鉤勒之妙，無如清真；他人一鉤勒便薄，清真愈鉤勒、愈渾厚。

一六

子高不甚有重名，然格韻絕高，昔人謂晏周之流亞。晏氏父子，俱非其敵；以方美成，則又擬不於倫；其混

韋高弟乎？比溫則薄，比韋則悍，故當出入二氏之門。

一七

梅溪甚有心思，而用筆多涉尖巧，非大方家數，所謂一鉤勒即薄者。格矣。

梅溪詞中，喜用偷字，足以定其品

一八

良卿曰：『尹惟曉「前有清真，後有夢窗」之說，可謂知言。夢窗每於空際轉身，非具大神力不能。』夢窗非無生澀處，總勝空滑。況其佳者，天光雲影，搖蕩綠波；撫玩無斁，追尋已遠。君特意思甚感慨，而寄情閑散，使人不易測其中之所有。

一九

李後主詞，如生馬駒，不受控捉。毛嬙西施，天下美婦人也；嚴妝佳，淡妝亦佳，麤服亂頭，不掩國色。飛卿、嚴妝也，端己、淡妝也，後主、則麤服亂頭矣。

二〇

人賞東坡粗豪，吾賞東坡韶秀：韶秀是東坡佳處，粗豪則病也。

二二

東坡每事俱不十分用力，古文、書、畫皆爾，詞亦爾。

二三

稼軒不平之鳴，隨處輒發，有英雄語，無學問語，故往往鋒穎太露；然其才情富豔，思力果銳，南北兩朝，實無其匹，無怪流傳之廣且久也。世以蘇辛並稱，蘇之自在處，辛偶能到；辛之當行處，蘇必不能到；二公之詞，不可同日語也。後人以粗豪學稼軒，非徒無其才，并無其情。稼軒固是才大，然情至處，後人萬不能及。

二四

北宋詞，多就景敘情，故珠圓玉潤，四照玲瓏，至稼軒白石一變而爲即事敘景，使深者反淺，曲者反直。吾十年來服膺白石，而以稼軒爲外道，由今思之，可謂瞽人捫籥也。稼軒鬱勃，故情深；白石放曠，故情淺；稼軒縱橫，故才大；白石局促，故才小。惟暗香疏影二詞，寄意題外，包蘊無窮，可與稼軒伯仲；餘俱據事直書，不過手意近辣耳。

白石詞，如明七子詩，看是高格響調，不耐人細思。

白石以詩法入詞，門

徑淺狹，如孫過庭書，但便後人模仿。白石好爲小序，序即是詞，詞仍是序，反覆再觀，如同嚼蠟矣。詞序、序作詞緣起，以此意詞中未備也。今人論院本，尙知曲白相生，不許複沓，而獨津津於白石詞序，一何可笑！

## 二四

竹山薄有才情，未窺雅操。

## 二五

公謹敲金戛玉，嚼雪盪花，新妙無與爲匹。公謹只是詞人，頗有名心，未能自克；故雖才情詣力，色色絕人，終不能超然遐舉。

## 二六

中仙最多故國之感，故著力不多，天分高絕，所謂意能尊體也。中仙最近叔夏一派，然玉田自遜其深遠。

## 二七

玉田，近人所最尊奉。才情詣力，亦不後諸人；終覺積穀作米，把纜放船，無開闊手段；然其清絕處，自不易到。玉田詞，佳者匹敵聖與，往往有似是而非處，不可不知。叔夏所以不及前人處，只在字句上著功夫，不肯換意，若其用意佳者，即字字珠輝玉映，不可指摘。近人喜學玉田，亦爲修飾字句易，換意難。

二八

西麓疲輓凡庸，無有是處。書中有館閣書，西麓殆館閣詞也。西麓不善學少游。少游中行，西麓鄉愿。竹屋得名甚盛，而其詞一無可觀，當由社中標榜而成耳。然較之西麓，尙少厭氣。

二九

蒲江小令，時有佳趣，長篇則枯寂無味，此才小也。

三〇

玉潛非詞人也，其水龍吟白蓮一首，中仙無以遠過。信乎忠義之士，性情流露，不求工而自工。特錄之以終第一卷，後之覽者，可以得吾意矣。

三一



閨秀詞惟清照最優，究苦無骨，存一篇尤清出者。

向次詞辨十卷：一卷起飛卿，爲正；二卷起南唐後主，爲變；名篇之稍有疵累者爲三四卷；平妥清通，纔及格調者爲五六卷；大體紕繆、精彩間出爲七八卷；本事詞話爲九卷；庸選惡札，述誤後生，大聲疾呼，以昭炯戒爲十卷。既成寫本付田生。田生攜以北，附糧艘行，衣枷不戒，厄於黃流，既無副本，惋歎而已！爾後稍稍追憶，僅存正變兩卷，尙有遺落。頻年客遊，不及哀集補緝，恐其久而復失，乃先錄付刻，以俟將來。於虜！詞小技也，以一人之心思才力，進退古人，既未必盡無遺憾，而尙零落，則述錄之難，爲何如哉！介存又記。

## 附錄

### 宋四家詞選目錄序論

序曰：清真、集大成者也。稼軒歛雄心，抗高調，變溫婉，成悲涼。碧山鑒心切理，言近指遠，聲容調度，一一可循。夢窗奇思壯采，騰天潛淵，返南宋之清泚，爲北宋之穠摯。是爲四家，領袖一代。餘子犖犖，以方附庸。夫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一物一事，引而伸之，觸類多通，驅心若游絲之罣飛英，含毫如郢斤之斲蠅翼，以無厚入有間，既習已，意感偶生，假類畢達，閱載千百，譬欬弗違，斯入矣。賦情獨深，逐境必寤，醞釀日久，冥發妄中，雖鋪叙平淡，摹績淺近，而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讀其篇者，臨淵窺魚，意爲魴鯉，中宵驚電，罔識東西，赤子隨母笑啼，鄉人緣劇喜怒，抑可謂能出矣。問塗碧山，歷夢窗、稼軒以還清真之渾化。余所望於世之爲詞人者，蓋如此。

論曰：清真渾厚，正於鈎勒處見。他人一鈎勒便刻削，清真愈鈎勒、愈渾厚。

耆卿鎔情入景，故淡

遠。方回鎔景入情，故穠麗。

少游最和婉醇正，稍遜清真者辣耳。

少游意在含蓄，如花初胎，故少重

筆。然清真沈痛至極，仍能含蓄。

子野清出處、生脆處、味極雋永，只是偏才，無大起落。

晏氏父子，

仍步溫韋；小晏精力尤勝。

西麓宗少游，徑平思鈍，鄉愿之亂德也。

蘇辛並稱。東坡天趣獨到處，殆

成絕詣，而苦不經意，完璧甚少。稼軒則沈著痛快，有轍可循，南宋諸公，無不傳其衣鉢，固未可同年而語

也。稼軒由北開南，夢窗由南追北：是詞家轉境。

韓范諸鉅公，偶一染翰，意盛足舉其文，雖足樹幟，故

非專家；若歐公則當行矣。

白石脫胎稼軒，變雄健爲清剛，變馳驟爲疏宕；蓋二公皆極熱中，故氣味吻

合。辛寬姜窄：寬，故容藏，窄，故門硬。

白石號爲宗工，然亦有俗濫處、揚州慢：惟左名都，竹西佳處。寒酸處、

法曲獻仙音：象筆鸞箋，甚而今不道秀句。補湊處、齊天樂：邪詩漫與，笑離落呼燈，世間兒女。敷衍處、淒涼犯：追念西湖上半闕。

支處、湘月：舊家樂事誰省。複處、一萼紅：翠藤共，閑穿徑竹，記曾共西樓雅集。不可不知。

白石小序甚可觀，苦與詞

複。若序其緣起，不犯詞境，斯爲兩美已。

竹山有俗骨，然思力沈透處，可以起懦。碧山胸次恬淡，故

黍離麥秀之感，只以唱歎出之，無劍拔弩張習氣。

詠物最爭托意隸事處，以意貫串，渾化無痕，碧山勝

場也。詞以思筆爲入門階陛。碧山思筆，可謂雙絕。幽折處、大勝白石，惟主角太分明，反復讀之，有

水清無魚之恨。

梅溪才思，可匹竹山。竹山粗俗，梅溪纖巧。粗俗之病易見；纖巧之習難除，穎悟子

弟，尤易受其熏染。余選梅溪詞，多所割愛，蓋慎之又慎云。

梅溪好用儉字，品格便不高。玉田才本

不高，專恃磨礱雕琢，裝頭作腳，處處妥當，後人翕然宗之。然如南浦之賦春水，疏影之賦梅影，逐韻湊

成，豪無脈絡，而戶誦不已，真耳食也！其他宅句安章，偶出風致，乍見可喜，深味索然者，悉從沙汰。筆

以行意也，不行須換筆；換筆不行，便須換意。玉田惟換筆，不換意。

皋文不取夢窗，是爲碧山門逕所限耳。夢窗立意高，取徑遠，皆非餘子所及。惟過嗜餽釘，以此被議。若其虛實並到之作，雖清真不過

也。竹屋蒲江並有盛名。蒲江窘促，等諸自鄆；竹屋硜硜，亦凡響耳。草窗鏤冰刻楮，精妙絕倫；但

立意不高，取韻不遠，當與玉田抗行，未可方駕王吳也。北宋主樂章，故情景但取當前，無窮高極深之

趣。南宋則文人弄筆，彼此爭名，故變化益多，取材益富。然南宋有門逕，有門逕，故似深而轉淺；北宋無

門逕，無門逕，故似易而實難。初學琢得五七字成句，便思高揖晏周，殆不然也。北宋含蓄之妙，逼近溫

韋；非點水成冰時，安能脫口即是？周柳黃晁皆喜爲曲中俚語，山谷尤甚，此當時之輒平勾領，原非雅

音。若託體近俳，而擇言尤雅，是名本色俊語，又不可抹煞矣。雅俗有辨，生死有辨，真僞有辨，真僞尤

難辨。稼軒豪邁是真，竹山便僞；碧山恬退是真，姜張皆僞。味在酸鹹之外，未易爲淺嘗人道也。詞筆

不外順逆反正，尤妙在複、在脫。複處無垂不縮，故脫處如望海上，三山妙發。溫韋晏周歐柳，推演盡致；

南渡諸公，罕復從事矣。『東』『真』韻寬平，『支』『先』韻細膩，『魚』『歌』韻纏綿，『蕭』『尤』韻感慨，各有

聲響，莫草草亂用。陽聲字多則沈頓，陰聲字多則激昂，重陽間一陰，則柔而不靡，重陰間一陽，則高而

不危。韻上一字最要相發，或竟相貼，相其上下而調之，則鏗鏘諧暢矣。紅友極辨『上』『去』，是已。

『上』『入』亦宜辨：『入』可代『去』，『上』不可代『去』，『入』之作『平』者無論矣。其作『上』者可代『平』，作

『去』者斷不可以代『平』。『平』『去』是兩端：『上』由『平』而之『去』，『入』由『去』而之『平』。『上』聲韻，

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去』『入』韻，則『上』爲妙。『平』聲韻，韻上應用仄字者，『去』爲妙，『入』次



之。疊則贅牙，鄰則無力。雙聲疊韻字，要著意布置，有宜雙不宜疊，宜疊不宜雙處。重字則既雙且疊，尤宜斟酌。如李易安之『淒淒慘慘戚戚』三疊韻、六雙聲，是鍛鍊出來，非偶然拈得也。硬字軟字宜相間，如水龍吟等俳句尤重。領句單字，一調數用，宜令變化渾成，勿相犯。一領四五六字句，上二下三、上三下二句，上三下四、上四下三句，四字平句，五七字渾成句，要合調無痕；重頭疊脚，蜂腰鶴膝，大小韻，詩中所忌，皆宜忌之。積字成句，積句成段，最是見筋節處。如金縷曲中第四韻，煞上則妙，領下則減色矣。吞吐之妙，全在換頭煞尾。古人名換頭爲過變，或藕斷絲連，或異軍突起，皆須令讀者耳目振動，方成佳製。換頭多偷聲，須和婉。和婉則句長節短，可容攢簇。煞尾多減字，須峭勁。峭勁則字過音留，可供搖曳。文人卑填詞爲小道，未有以全力注之者。其實專精一二年，便可卓然成家。若厭難取易，雖畢生馳逐，費烟楮耳！余少嗜此，中更三變，年逾五十，始識康莊。自悼冥行之艱，遂慮問津之誤；不揣輓陋，爲察察言。退蘇進辛，糾彈姜張，剗刺陳史，芟夷盧高，皆足駭世。由中之誠，豈不或亮？其或不亮，然余誠矣！

道光十有一年、冬十一月、八日，止庵周濟記於春水懷人之舍。



缺 页

復  
堂  
詞  
話

缺 页

右錄三百四十餘人，詞一千四十七首。敍曰：詞爲詩餘，非徒詩之餘，而樂府之餘也。律呂廢隊（墜）則聲音衰息，聲音衰息則風俗遷改。樂經亡而六藝不完，樂府之官廢而四始六義之遺，蕩焉泯焉！夫音有抗隊，故句有長短；聲有抑揚，故韻有緩促：生今日而求樂之似，不得不有取於詞矣。樂府多采五七言絕句，自李太白創詞調。比至宋初，慢詞尙少。至大晟之署，應天長瑞鶴仙之屬，上薦郊廟，拓大厥宇，正變日備。愚謂詞不必無頌，而大旨近雅，於雅不能大，然亦非小，殆雅之變者歟？其感人也尤捷，無有遠近幽深，風之使來：是故比興之義，升降之故，視詩較著，夫亦在於爲之者矣。上之言志，永言次之。志絜行芳，而後洋洋乎會於風雅。琬琰曼辭，蕩而不反，文焉而不物者，過矣靡矣！又豈詞之本然也哉！獻十有五而學詩，二十二旅病會稽，乃始爲詞，未嘗深觀之也。然喜尋其指於人事，論作者之世，思作者之人。三十而後，審其流別，乃復得先正緒言，以相啓發。年踰四十，益明於古樂之似，在樂府；樂府之餘在詞。昔云：『禮失而求之野』；其諸樂失而求之詞乎？然而靡曼熒眩，變本加厲，日出而不窮，因是以鄙夷焉，揮斥焉。又其爲體，固不必與莊語也，而後側出其言，旁通其情，觸類以感，充類以盡；甚且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讀者之用心何必不然；言思擬議之窮，而喜怒哀樂之相發，嚮之未有得於詩者，今遂有得於詞。如

是者年至五十，其見始定。先是寫本朝人詞五卷，以相證明。復就二十二歲以來審定由唐至明之詞，始多所棄，中多所取，終則旋取旋棄，旋棄旋取，乃寫定此千篇，爲復堂詞錄：前集一卷，正集七卷，後集二卷。阿謹按：書成於光緒八年九月，未刊行，師歸道山矣。其間字句不同，名氏互異，皆有據依，殊於流俗。其大意則折衷古今名人之論，而非敢逞一人之私言，故以論詞一卷附焉。大雅之才三十六，小雅之才七十二，世有其人，則終以詞爲小道也，亦奚不可之有？復堂詞錄敘。

二

國朝二百餘年，問學之業絕盛，固陋之習蓋寡。自六書、九數、經訓、文辭、篆隸之字，開方之圖，推究於漢以後、唐以前者，備矣。至於填詞，僕少學焉，得本輒尋其所師，好其所未言。二十餘年，而後寫定，就所睹記，題曰篋中。其事爲大雅所笑，其旨與凡人或殊，容若竹垞而後，且數變矣，論具卷中，不覲縷也。李白溫岐、文士爲之，昇元靖康、君王爲之，將相大臣、范仲淹辛棄疾爲之，文學侍從、蘇軾周邦彥爲之，志士遺民、王沂孫唐珣之徒皆作者也。昔人之論賦曰：『懲一而勸百』，又曰：『曲終而奏雅』，麗淫麗則，辨於用心；無小非大，皆曰立言：惟詞亦有然矣！篋中詞敘。

三

及門徐仲可中翰，錄詞辨索予評泊，以示槩範。予固心知周氏之意，而持論小異：大抵周氏所謂變，亦予



所謂正也。而折衷柔厚則同。仲可比類而觀，思過半矣。周氏止庵詞辨跋。

#### 四

周美成云：『流潦妨車轂』，又曰：『衣潤費鑪烟』。辛幼安云：『不知筋力衰多少，祇覺新來嬾上樓。』填詞者、試於此消息之。不佞悅學卅年，稍習文筆，大慚小慚，細及倚聲。鄉人項生，以爲『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其言危苦，然而知二五而未知十也。復堂詞自敘。

#### 五

盡頭語。單調中重筆，五代後絕響。源出古樂府。『百花時』三字，加倍法，亦重筆也。評溫庭筠南歌子三闋。首闋起句：『手裏金鸚鵡。』猶是盛唐絕句。評溫庭筠夢江南。起句：『梳洗罷。』以下均周氏止庵詞辨上卷。

#### 六

亦填詞中『古詩十九首』。即以讀『十九首』心眼讀之。強顏作愉快語。怕斷腸、腸亦斷矣。項莊舞劍。怨而不怒之義。評韋莊菩薩蠻四闋。首闋起句：『紅樓別夜堪惆悵。』

#### 七

未起意先改，直下語似頓挫。『認得行人驚不起』，頓挫語似直下。『驚』字倒裝。評歐陽炯南鄉子。起句：『岸遠沙平。』

八

金碧山水，一片空濛。此正周氏所謂『有寄託入，無寄託出』也。此闕敘事。行雲、百草、千花、香車、雙燕，必有所託。宋刻玉翫，雙層浮起。筆墨至此，能事幾盡。評馮延巳蝶戀花四闕。首闕起句：『六曲闌干偎碧樹。』開北宋疏宕之派。評馮延巳浣溪沙。起句：『馬上凝情憶舊游。』

九

刺詞。評晏殊踏莎行。起句：『小徑紅稀。』

一〇

名句，千古不能有二。所謂柔厚在此。評晏幾道臨江仙。起句：『夢後樓臺高鎖。』

一一

耆卿正鋒以當杜詩。評柳永傾盃樂。起句：『木落霜洲。』

一二

淮海在北宋，如唐之劉文房。

評秦觀滿庭芳。

起句：「山抹微雲。」

一三

已是磨杵成鍼手段。用筆欲落不落。

此類噴醒，非玉田所知。

斜陽七字，微吟千百遍，當入三昧，

出三昧。

評周邦彥蘭陵王、柳。起句：「柳陰直。」

但以七言古詩長篇法求之，自悟。

評周邦彥六醜、薔薇謝後作。起句：

「正單衣試酒。」

麗極而清，清極而婉，然不可忽過「馬滑霜濃」四字。

評周邦彥少年游。

起句：「并刀如水。」

「凝

望久」以下，筋搖脈動。

評周邦彥花犯、梅花。

起句：「粉牆低。」

所謂以無厚入有間。「斷」字「殘」字，皆不輕下。

本是人去不與春期，翻說是無慘之思。

評周邦彥浪淘沙慢。

起句：「曉陰重。」

一四

李義山詩，最善學杜。

評陳克菩薩蠻二闕。

首闕起句：「赤闌橋盡香街直。」

一五

正面已足。深湛之思，最是善學清真處。

評吳文英憶舊游、別黃濟翁。

起句：「送人猶未苦。」

雖亦是平起，而結響

頗適。評吳文英齊天樂。起句：「烟波桃葉西陵路。」此是夢窗極經意詞，有五季遺響。評吳文英風入松。起句：「聽風聽雨過清明。」

一六

南渡詞境高處，往往出於清真。評周密玉京秋。起句：「烟水闊。」層折斷續，鎔鍊瀝液。評周密解語花。起句：「暗絲罥蝶。」

一七

聖與精能，以婉約出之，以詩派律之，大歷諸家，去開寶未遠。玉田正是勁敵，但士氣則碧山勝矣。  
蹊徑顯然。評王沂孫眉嫵、新月。起句：「漸新痕懸柳。」此是學唐人句法、章法。『庾郎先自吟愁賦』，遜其蔚跂。  
評王沂孫齊天樂、蟬。起句：「一襟餘恨宮魂斷。」詩品云：反虛入渾，妙處傳矣。評王沂孫高陽臺。起句：「殘雪庭除。」刺  
朋黨日繁。評王沂孫掃花游、綠陰。起句：「捲簾翠溼。」

一八

運掉虛渾。玉田云：最是過變不可斷了曲意。評張炎高陽臺、西湖春感。起句：「接葉巢鶯。」一氣旋折，作壯詞須識此法。  
白石嚶求稼軒，脫胎耆卿，此中消息，願與知音人參之。評張炎甘州、餞沈秋江。起句：「記玉關踏雪。」

事清游。」

一九

沙社諸篇，當以江淹雜詩法讀之；更上則郭璞游仙、元亮讀山海經，字字詠麗，字字瓏玲。學者取月，於此梯雲。評唐珣水龍吟、白蓮。起句：「淡妝人更嬋娟。」

二〇

易安居士獨此篇有唐調，選家鑪冶，遂標此奇。

評李清照浣溪沙。起句：「髻子傷春懶更梳。」

二一

豪宕。

評李後主玉樓春。起句：「晚妝初了明肌雪。」以下均周氏止庵詞辨下卷。

濡染大筆。

評李後主相見歡。

起句：「林花謝了

春紅。」

『淚眼問花花不語，落紅飛過秋千去，』與此同妙。

評李後主清平樂。

起句：「別來春半。」

雄奇幽怨，乃

兼二難；後起稼軒，稍儉父矣。

評李後主浪淘沙。

起句：「簾外雨潺潺。」

二詞終當以神品目之。

後主之詞，足

當太白詩篇：高奇無匹。

評李後主虞美人二闕。

首闕起句：「風迴小院庭蕪綠。」

二二



哀悼感憤，終當存疑，當以入正集。

評鹿虔扈臨江仙。

起句：『金鎖重門荒苑盡。』

阿謹按：正集即詞辨上卷。

二三

大筆振迅。

評范仲淹蘇幕遮。

起句：『碧雲天。』

沈雄似張巡五言。

評范仲淹漁家傲。

起句：『塞下秋來風景異。』

二四

皋文詞選，以『考槃』爲比，其言非河漢也。此亦鄙人所謂作者未必然，讀者何必不然。

評蘇軾卜算子、雁。

起句：『缺月挂疏桐。』

頗欲與少陵佳人一篇互證。

評蘇軾賀新涼。

起句：『乳燕飛華屋。』

二五

稼軒心胸，發其才氣；改之而下則獷。

何嘗不和婉。

評辛棄疾青玉案、元夕。

起句：『東風夜放花千樹。』

大踏步

出來，與眉山同工異曲。然東坡是衣冠偉人，稼軒則弓刀游俠。

評辛棄疾念奴嬌、書東流村壁。

起句：『野棠花落。』

權奇倜儻，純用太白樂府詩法。

評辛棄疾摸魚兒、淳熙己亥、自湖北漕移湖南，同官王正之置酒小山亭賦。

起句：『更能消幾番

風雨。』

裂竹之聲；何嘗不潛氣內轉。

評辛棄疾水龍吟、旅次登樓。

起句：『楚天千里清秋。』

起句嫌有獷氣。

使事

太多，宜爲岳氏所譏。非稼軒之盛氣，勿輕染指也。

評辛棄疾永遇樂、京口北固亭懷古。

起句：『千古江山。』

文長篇法行之。

評辛棄疾漢宮春、立春。

起句：『春已歸來。』

旋撇旋挽。

評辛棄疾蝶戀花、元旦立春。

起句：『誰向椒盤簪

綵勝。」

二六

白石稼軒同音笙磬，但清脆與鏗豁異響，此事自關性分。

評姜夔淡黃柳、客居合肥城南赤蘭橋之西，巷陌淒涼，與江左

異，惟柳色夾道，依然可憐，因度此曲，以舒客懷。起句：「空城曉角。」

石湖詠梅，是堯章獨到處。

評姜夔疏影暗香、詠梅。首闕

起句：「舊時月色。」

二七

放翁穠纖得中，精粹不少；南宋善學少游者惟陸。

評陸游朝中措。起句：「怕歌愁舞懶逢迎。」

二八

能用齊梁小樂府意法入填詞，便參上乘。

評劉過玉樓春。起句：「春風只在園西畔。」

二九

瑰麗處鮮妍自在。

詞藻太密。

評蔣捷賀新涼。

起句：「夢冷黃金屋。」

三〇

閱無錫丁紹儀杏舫國朝詞綜補。楊王昶侍郎之波，集中輩行錯落，聞見淺陋。予所見近人詞，多丁所未見。詞綜續編、嘉善黃霽青已成數十卷，黃韻珊繼之，有成書矣。復堂日記癸亥。

三一

挑燈讀宋人詞，至柳耆卿，云：「狎興生疏，酒徒蕭索，不似少年時。」語不工，甚可慨也！復堂日記甲子。

三二

閱陳實庵鴛鴦宜福詞。吹月詞。婉約可歌，有竹山碧山風味。杭州填詞，爲姜張所縛，偶談五代北宋，輒以空套抹撥。百年來，屈指惟項蓮生有真氣耳。實庵雖未名家，要是好手。復堂日記乙丑。

三三

選次瑤華集，爲予篋中詞始事。復堂日記丙寅。

三四

閱嘉興張玉珊寒松閣詩詞稿。詩篇秀絕，未深思耳。詞尤婉麗。復堂日記戊辰。

三五

閱蔣鹿潭水雲樓詞。婉約深至，時造虛渾，要爲第一流矣。閱項蓮生憶雲詞，篇旨清峻，託體甚高，一掃浙中喘膩破碎之習。蓮生仰窺北宋，而天賦殊近南唐，丁臺一卷，徧和五代詞，合者果無愧色。有明以來，詞家斷推湘真第一，飲水次之。其年竹垞樊榭頻伽尙非上乘。近擬撰篋中詞，上自飲水，下至水雲，中間陳朱厲郭皋文翰風枚庵稚圭蓮生諸家，千金一冶，殊呻共吟，以表填詞正變，無取刻畫二窗，皮傅姜張也。復堂日記戊辰。

三六

閱許海秋玉井山房詩餘。幽窈綺密，名家之詞。復堂日記戊辰。

三七

閱吳子述蓮子居詞話。頗見深微，有功倚聲不小。復堂日記己巳。

三八

閱定庵詩詞新刻本。詩、佚宕曠邈，而豪不就律，終非當家。詞、縣麗沈揚，意欲合周辛而一之奇作也。  
復堂日記庚午。

三九

讀絕妙好詞箋。南宋樂府，清詞妙句，略盡於此，高于唐人選唐詩矣。四水潛夫填詞名家，善別擇，非花間草堂之繁猥。南宋人詞，情語不如景語，而融法使才，高者亦有合於柔厚之旨。  
復堂日記庚午。

四〇

江君秋珊，旌德人，刻願爲明鏡室詞，來屬論定。有婉潤之致，不儉劣也。欲爲刪削。江君固有意重刻詞中一語，曰：「楊柳當門青倒垂」，七字名雋。原注：別十餘年，秋珊詞學大就，能求聲音之原。又言詞有襯字，辨相傳又一體之非。有詞學集成六卷。乙酉補注。  
復堂日記壬申。

四一

載園獨居，誦本朝人詞，悄然於錢葆汾、沈適聲，以爲猶有黍離之傷也。蔣京兆選瑤華集，兼及雲間三子。周稚圭有言：成容若，歐晏之流，未足以當李重光。然則重光後身，惟臥子足以當之。嘉慶時，孫月坡選七家詞，爲厲樊榭、林螽槎、吳枚庵、吳穀人、郭頻伽、汪小竹、周稚圭，去取精審。予欲廣之，爲前

七家，則轅文、葆汾、羨門、漁洋、梁汾、容若、通聲，又附舒章、去矜，其年爲十家。後七家，則皋文、保緒、定庵、蓮生、海秋、鹿潭、劍人，又附翰風、梅伯、少鶴爲十家。詞自南宋之季，幾成絕響。元之張仲舉，稍存比興。明則臥子直接唐人，爲天才。近代諸家，類能祧南宋而規北宋。若孫氏與予所舉二十餘人，皆樂府中高境，三百年所未有也。復堂日記壬申。

#### 四二

偶作十六字令云：『寒，燕子辭巢漸欲還。無人處，記取舊紅闌。』蓋有去鄉之志，占此爲別。復堂日記癸酉。

#### 四三

九月，南還。十月，一病幾殆。十一月，赴官安慶，道出嘉善，金眉生都轉招飲，中坐以周保緒宋四家詞選見貽，潘侍郎新刻。周先生有詞辨十卷，稿本亡失；潘季玉觀察刻，二卷，版亦毀矣。去年重九，張公東寄我寫本，甚珍異。嘗馳書越中，以託陶子珍。此四家詞選，爲後來定本。陳義甚高，勝於宛鄰詞選。即潘四農亦無可詆諆矣。以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千古辭章之能事盡，豈獨填詞爲然？復堂日記甲戌。

#### 四四



爲新城黃襄男題行看子書定風波二調：『歸興年年厭曉鴉，無風波處也思家。何況風波渾未了，不道，釣竿難覓似黃麻。老去臨淵何所羨？一綫，殘春心事惜飛花。漁弟漁兄無信息，贏得，鳴榔津鼓夢中差。』  
『雨笠烟蓑兩不知，擎杯偷照鬢邊絲。無用文章君莫笑，誤了，畫中人更誤伊誰？網得長魚鱗莫損，還肯，撇波來去寄相思。酒債尋常行處有，記否？冷吟閒醉少年時。』復堂日記丙子。

四五

閱王氏詞綜四十八卷、二集八卷。王侍郎去取之旨，本之朱錫鬯，而鮮妍修飾，徒拾南渡之藩，以石帚玉田爲極軌，不獨珠玉六一淮海清真皆成絕響，即中仙夢窗深處，全未窺見。予欲撰篋中詞，以衍張茗柯周介存之學，今始事王選所撥者，百一而已。復堂日記丙子。

四六

閱黃燮清韻珊選詞綜續編。填詞至嘉慶，俳諧之病已淨，即蔓衍闡緩，貌似南宋之習，明者亦漸知其非。常州派興，雖不無皮傳，而比興漸盛。故以浙派洗明代淫曼之陋，而流爲江湖；以常派挽朱厲吳郭原註，類伽流寓。佻染餽釘之失，而流爲學究。近時頗有人講南唐北宋，清真夢窗中仙之緒既昌，玉田石帚漸爲已陳之芻狗。周介存有『從有寄託入，以無寄託出』之論，然後體益尊，學益大。近世經師惠定宇江艮庭段懋堂焦里堂宋于庭張皋文龔定庵多工小詞，其理可悟。復堂日記丙子。

#### 四七

篋中詞五卷，前年錄成，復補數家。潘四農養一齋詞，清疏老成，而少生氣。其持論頗訾議宛鄰詞選。以北宋之詞，當盛唐之詩，不爲無見。而理路言詮，終非直湊單微之手。何青耜心庵詞存，駘宕麗逸，如見六朝人物。與許海秋齊名，不虛也。復堂日記己卯。

#### 四八

閱丹徒馮煦夢華蒙香室詞。趨向在清眞夢窗，門徑甚正，心思甚邃，得澀意。惟由澀筆，時有累句，能入而不能出。此病當救以虛渾。單調小令，上不侵詩，下不墮曲，高情遠韻，少許勝多。殘唐北宋，後成罕格。夢華有意於此，深入容若竹垞之室，此不易到。復堂日記己卯。

#### 四九

行縣，大風，輿中閉置簾，隙中閱草堂詩餘。是書，人以惡札目之；然去柳黃康胡諸俚詞，則名篇秀句，大略具在。予欲仿漁洋十種唐詩例，取花間尊前草堂花庵中興元儒草堂各選刪正之。周公謹絕妙好詞可以孤行，則不措手。漁洋各還本集，不雜複種。予則用明人選唐詩例，合編之，注出某選。此付鈔胥，十日可成。復堂日記己卯。

五〇

村舍點閱草堂詩餘。擁鼻微吟，竟忘身作催租吏也。草堂所錄，但芟去柳耆卿黃山谷胡浩然康伯可僧仲殊諸人惡札，則兩宋名章迴句，傳誦人間者，略具。宜其與花間並傳，未可廢也。詩餘續編二卷，不知出何人。擇言雅矣，然原選正不諱俗，蓋以盡收當時傳唱歌曲耳。續采及元人，疑出明代。然卷中錄稼軒白石諸篇，陳義甚高，不隨流俗，明世難得此識曲聽真之人。復堂日記庚辰。阿謹按：庚申（即中華民國九年）季春，武進趙君叔雍刊行之蓼園詞選，即取材於草堂詩餘，而汰其近俳近俚諸作者也。每闕後綴小箋，意在引掖後學。蓼園姓黃氏，廣西人。叔雍名尊嶽，工詞。況夔笙前輩周頤嘗謂：叔雍微尚清遠，盛年馳譽，於倚聲之學，尤能擊精覃思，發前人所未發也。

五一

涑人刺史尊人介堂太守，詠「陳拜鄉八角陳鏡」八寶妝詞云：「翠箔成塵，銀華蝕土，一片南朝月冷。飛上棠梨雙蛺蝶，零亂隔江花影。歌殘桃葉數聲，金陵紫氣銷沈盡。賸有興亡遺鑑，芙蓉睡醒。此日繡滿苔痕，繁華舊夢，擘箋人在荒梗。念誰伴青燐碧草，雲母畫屏猶整。好攜去、金烟玉水，蟾蜍細細瑩珠粉。試照徧秦淮，菱花悵斷胭脂井。」此詞絕似元遺山張伯雨。又有「秋老花新，酒濃人澹」，八字可入詞眼。斷句云：「綠上眉梢紅上頰，酒上心時，黛樣青山油樣水，花樣人兒。」亦當時傳唱。原註：八寶妝與譜不協，有脫

誤。復堂日記庚辰。

五二

春光漸老，誦黃仲則詞：『日日登樓，一換一番春色；者似卷如流春日，誰道遲遲？』不禁黯然！初月侵簾，逡巡徐步，遂出南門曠野舒眺；安得拉竹林諸人，作幕天席地之游？復堂日記辛巳。

五三

閱樂府雅詞陽春白雪。趙立之去取有意，似勝曾慥，與四水潛夫絕妙好詞比肩鼎足者，其鳳林書院乎？  
復堂日記壬午。

五四

自杭州借高白叔藏歷代詩餘來，排日閱之，將以補詞綜所未備。如袁去華韓滉，竹垞所未見者具在。予欲訂篋中詞全本，今年當首定之。選言尤雅，以比興爲本，庶幾大廓門庭，高其牆宇。復堂日記壬午。

五五

校絕妙好詞。往時評泊，與近日所見，義微不同；蓋庚午至今十三年矣。復堂日記壬午。

五六

寫定復堂詞錄。以唐五代爲前集、一卷，宋集七卷，金元一卷，明一卷，爲後集。從歷代詩餘甄采，補朱王二家詞綜所無，蓋十之二。又從丁紹儀聽秋聲館詞話中，鈔得明季錢忠介張忠烈二詞，如獲珠船。予選詞之志，亦二十餘年，始有定本，去取之指，有叙入集。復堂日記壬午。

五七

唐子愉以續溪汪時甫藕絲詞見貽。清脆婉秀，固是當行；蓋王眉叔之友也。復堂日記癸未。

五八

廉訪阿謹按：廉訪即張樵野侍郎蔭桓。亡友謝韋庵有白香詞譜箋彙本，網羅亦富；所託未尊，不能追厲箋絕妙好詞也。屬予校正付刻。復堂日記甲申。

五九

趙對澂野航小羅浮閣詞，功力頗深，心思婉密，亦嘗染指蘇辛，不徒柔膩；惟以兼治散曲，聲味不無闕入韻雜律疏，未能多誦，錄七首入篋中詞，亦云識曲聽真矣。族孫念倫懿士有雲無心軒遺稿，詩律幽蒨，琢



句多姚合許渾家法；填詞不多，亦錄一首。復堂日記甲申。

## 六〇

甘劍侯主講六安書院，寄鄧嶢筠督部雙研齋詞寫本。其才氣韻度，與周稚圭伯仲；然而三事大夫、憂生念亂，竟似新亭之淚，可以覘世變也。復堂日記乙酉。

## 六一

宿中廟待月，月出，臨湖覽眺。白石詞千頃翠瀾，盪人胸臆，姥山中流一螺，殆如浮玉望焦山宅矣。復堂日記乙酉。

## 六二

謙齋阿瑾按：即王尙辰。老去填詞，吟安一字，往往倚枕按拍，竟至徹曉。固知惟狂若嗣宗，乃爲至慎。予自來合州，與謙齋交，改罷長吟，奚童相望，兩人有同好也。復堂日記乙酉。

## 六三

閱阮亭詩餘一卷。與予舊藏寫本微異。嚴修能柯家山館詞婉約可歌。袁湘湄洮瓊館詞，秀潤如秋露中

牽牛花也。復堂日記丁亥。

六四

錢謝盒微波亭詞，一往情深，似謝朓柳惲詩篇也。復堂日記丁亥。

六五

校新刻片玉詞盡。記歷代詩餘草堂詩餘詞綜詞律異同，寫定考異百餘字。復堂日記丁丑。

六六

審定詞律拾遺張韻，梅校語精密固多，臆說亦不少。徐君阿謹按：即徐本立，字誠齋。拾紅友之遺，網羅散失，不無襲謬因譌，且生澀俗陋之調求備，殆可廢也。復堂日記戊子。

六七

鄧嶰筠督部雙硯齋詞，宋于廷序之，忠誠悱惻，咄咄乎騷人，徘徊乎變雅，將軍白髮之章，門掩黃昏之句，後有論世知人者，當以爲歐范之亞也。復堂日記戊子。

六八

予聞長白宗山嘯梧郡丞名字，由侯鯖詞。五家中，吳晉壬爲卅年舊交。鄧笏臣俞小甫邊竺潭歸里後，譚藝甚歡。而宗君已前卒。今者校定遺藁，詩篇秀逸，詞旨遙深，雜著文外獨絕，言之有味，且嗣宗至慎，頗有見道之語。復堂日記己丑。 阿謹按：宗師，漢軍人；鄧師，名嘉純，廬師，名廷瑛，吳縣人；邊師，名保樞，任邱人。

六九

俞小甫璠華室詞，雅令夷婉，望而知其深于詩者。無膩碎之習，有繁會之音。復堂日記己丑。

七〇

番禺葉南雪太守衍蘭介許邁孫以秋夢齋詞，屬予讀定。綺密隱秀，南宋正宗。于予論詞，頗心折，不覺爲之盡言。復堂日記己丑。

七一

孫月坡選絕妙近詞三卷，多幽澹怨斷之音，可以當中唐人詩矣。原註：今年游鄆，交關季華，乃知集中有借刻名氏者。

庚寅八月記。復堂日記己丑。

七十二

閩中聚紅樹雅集詩詞。倚聲似揚辛劉之波，惟枚如多振奇獨造語；贊軒較和婉入律。復堂日記己丑。

七十三

漢軍文焯叔問瘦碧詞，持論甚高，摘藻綺密，由夢窗以跂清真；近時作手，頗難其匹。復堂日記己丑。

七十四

俞成之來訪，談海鹽張宗櫛撰詞林紀事甚精，刻本傳世絕少，記此以求。復堂日記己丑。

七十五

點定徐生仲玉行卷，填詞婉約有度；詩篇能爲直幹；駢儷音采凡近，不見體勢；情韻則非所長也。復堂日記  
辛卯。阿謹按：光緒己丑，阿自餘姚還杭，應秋試。師方罷官里居。以通家子相見禮上謁（時猶字仲玉，明年改字仲可），呈所習駢文詩

詞就正，皆十八歲前作。師獎勵殷拳，納之門下。越二年爲辛卯，師點定寄還，即師加墨之行卷也。卷藏行笥，奔走南朔，恆自隨。戊戌秋，自小站袁項城募乞假南旋，遘盜甬東，笥被攫，師之手迹，遂不可復覩（先子印香府君復覓句圖，亦是時所失），僅得見之於師之日記矣。  
辛卯逮今，忽忽三十五載，師墓木久拱。阿五十無聞，且又加七，疇昔所學，曾無寸進之爲愧，而又自恨老之將至（七十始可曰老，見禮記），

爲人事所困，未能補讀也。獲落無成，愧負師門矣！乙丑三月，校刊時謹識。

## 七六

甯鄉程頤萬子大在長沙聯湘社唱酬，如二易何王，英英俠少。而吾友江夏鄭湛侯以風塵吏蝨其間，刻行湘社集。子大鷗笑集，填詞婉密，蠻語集詩卷，才思不匱，趨向亦正。復堂日記辛卯。

## 七七

臨桂況夔笙舍人周儀珂謹按：「儀」今改「頤」。暫客杭州，聞聲過從，銳意爲倚聲之學。與同官端木子疇王幼遐許子瑒唱和，刻薇省同聲集，優入南渡諸家之室。夔笙網羅詞家選本別集，篋衍盈數百家。秀水女士錢餐霞雨花盦詩餘，予借觀，洗鍊婉約，得宋人流別。附詞話，亦殊朗詣。又示予蘇汝謙虛谷雪波詞寫本，唐子實涵通樓師友文鈔，附龍王蘇三家詞，今寫本多唐刻所未見。蘇君超超，殆翰臣少鶴兩先生所不能掩，予采擷入篋中詞續，此事殊未已也。復堂日記辛卯。

## 七八

錫鬯其年行而本朝詞派始成。顧朱傷於碎，陳厭其率，流弊亦百年而漸變。錫鬯情深，其年筆重，固後人所難到。嘉慶以前，爲一家牢籠者，十居七八。篋中詞。



七九

沈遒駿倚聲柔麗，探源淮海方回，所謂層臺緩步，高謝風塵，有竟體芳蘭之妙。（篋中詞）

八〇

太鴻思力，可到清眞，苦爲玉田所累。填詞至太鴻，眞可分中仙夢窗之席。世人爭賞其餽釘蠶弱之作，所謂微之識砭砭也！樂府補題別有懷抱，後來巧構形似之言，漸忘古意。竹垞樊榭不得辭其過。浙派爲人詬病，由其以姜張爲止境；而又不能如白石之澀，玉田之潤。錄乾隆以來，慎取之。（篋中詞）

八一

祭酒阿謹按：即吳穀人祭酒錫麒。名德清才，矜式後起。詩規漁洋，詞學樊榭，可云正宗；而骨脆才弱，成就甚小。（篋中詞）

八二

南宋詞敝，瑣屑餽釘，朱厲二家，學之者流爲寒乞。枚庵高朗，頻伽清疏，浙派爲之一變。而郭詞則疏俊少年尤喜之。予初事倚聲，頗以頻伽名雋，樂於風詠；繼而微窺柔厚之旨，乃覺頻伽之薄。又以詞尙深

澀，而頻伽滑矣。後來辨之。（中詞）

### 八三

休寧孫耀乾乾隆中與汪西顥交。紆香堂詞，雅健有夢窗草窗遺意。（中詞）

### 八四

翰豐阿謹按：即張琦。與哲兄阿謹按：即張惠言。同撰宛鄰詞選。雖町畦未闢，而奧窔始開；其所自爲，大雅適逸，振北宋名家之緒。其子仲遠序同聲集，有云：『嘉慶以來，名家均從此出。』信非虛語。周止齋益窮正變；潘四農又持異論。要之，倚聲之學，由二張而始尊耳。（中詞）

### 八五

常州詞派，不善學之，入於平鈍廓落；當求其用意深雋處。（中詞）

### 八六

茗柯詞選阿謹按：即宛鄰詞選。出，倚聲之學，日趨正鵠。張氏甥董晉卿造微踵美，止庵切磋於晉卿，而持論益精。其言曰：『慎重而後出之，馳騁而變化之，胸襟醞釀，乃有所寄。』又曰：『詞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

出。一物一事，引伸觸類，意感偶生，假類必達，斯入矣；萬感橫集，五中無主，赤子隨母笑啼，野人緣劇喜怒，能出矣。』以予所見，周氏撰定詞辨、宋四家詞筏，阿謹按：即宋四家詞選。推明張氏之旨而廣大之，此道遂與於著作之林，與詩賦文筆，同其正變。止庵自爲詞，精密純正，與茗柯把臂入林。篋中詞。

八七

四農大令阿謹按：即潘德輿。與葉生書，略曰：『張氏詞選，抗志希古，標高揭己，宏音雅調，多被排擯；五代北宋有自昔傳誦，非徒隻句之警者，張氏亦多愬然置之。竊謂詞濫觴於唐，暢於五代，而意格之閎深曲摯，則莫盛於北宋；詞之有北宋，猶詩之有盛唐，至南宋則稍衰矣。』云云。張氏之後，首發難端，亦可謂言之有故。然不求立言宗旨，而以迹論，則亦何異明中葉詩人之侈口盛唐耶？宜養一齋詞平鈍淺狹，不足登大雅之堂也。然其鍼砭張氏，亦是諍友。篋中詞。

八八

稚圭中丞阿謹按：即周之琦。撰心日齋十六家詞選，截斷衆流，金鍼度與；雖未及皋文保緒之陳義甚高，要亦倚聲家疏鑿手也。篋中詞。

八九

冬巢詞阿謹按：即汪潮生著。粹美無疵，深入宋賢之室。同時抗手，有王西御秋蓮子詞。篋中詞。

## 九〇

秋船先生阿謹按：即趙慶燾。詞名甚著，竊嘗議其剽滑，不能多錄。篋中詞。

## 九一

順卿阿謹按：即戈載。謹於持律，剖及豪芒，道光間吳越詞人，從其說者，或不免晦澀窳離，情文不副。然實爲聲律諍臣，不可就便安而倂越也。篋中詞。

## 九二

蓮生阿謹按：即項鴻祚。古之傷心人也。盪氣回腸，一波三折，有白石之幽澀，而去其俗；有玉田之秀折，而無其率；有夢窗之深細，而化其滯。殆欲前無古人。其乙稿自序：『近日江南諸子，競尙填詞，辨韻辨律，翕然同聲，幾使姜張頰首；及觀其著述，往往不逮所言。』云云。婉而可思。又丁稿序云：『不爲無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亦可以哀其志矣！以成容若之貴，項蓮生之富，而填詞皆幽豔哀斷，異曲同工，所謂別有懷抱者也。篋中詞。

九三

定公阿謹按：即龔鞏祚。能爲飛仙劍客之語，填詞家長爪梵志也。昔人評山谷詩，如食蠶蛭，恐發風動氣；予於定公詞亦云。（篋中詞）

九四

以溫李詩筆入詞，自是精品。（篋中詞） 阿謹按：此評沈傳佳高陽臺詞。

九五

芥堂先生阿謹按：即周岱齡。有『秋老花新，酒濃人澹』八字，可入詞眼。

九六

大令阿謹按：即黃曾，字菊人。審律甚嚴，胸襟凡近，詞多死句。（篋中詞）

九七

海秋先生阿謹按：即許宗衡。傷心人別有懷抱，胸襟醞釀，非尋常文士，度越少鶴通政，阿謹按：即王錫振。爲近詞

一大宗。齊名者有上元何青耜觀察。（篋中詞）

九八

何先生阿謹按：即何兆麟。詞，抗手許海秋，齊名文苑，不虛也。但沈鬱稍不逮許，而無海老枯率之失。  
（篋中詞）

九九

編修阿謹按：即陳元鼎。鴛鴦宜福詞，豔冶纏綿。（篋中詞）

一〇〇

仲海阿謹按：即姚正鑣。爲詞，思力甚刻至，才性均厚，是一作家。（篋中詞）

一〇一

文字無大小，必有正變，必有家數。水雲樓詞阿謹按：即蔣春霖著。固清商變徵之聲，而流別甚正，家數頗大，與成容若項蓮生二百年中，分鼎三足。咸豐兵事，天挺此才，爲倚聲家杜老。而晚唐兩宋一唱三歎之意，則已微矣。或曰：『何以與成項並論？』應之曰：『阮亭葆汾一流，爲才人之詞；宛鄰止庵一派，爲



學人之詞；惟三家是詞人之詞，與朱厲同工異曲。其他，則旁流羽翼而已。『篋中詞。』

一〇二

『萍綠阿謹按：『丁至和保庵著萍綠詞。與水雲齊名。胸襟未必盡同，填詞甚有工力。』篋中詞。』

一〇三

『次梅阿謹按：即趙彥俞。六十學詞，成就於鹿潭，殊有俊語。』篋中詞。』

一〇四

『袖石方伯阿謹按：即邊浴禮。填詞，刻意南宋，位置在草窗玉田間。』篋中詞。』

一〇五

『魯川廉訪阿謹按：即馮志沂。官比部時，予入都游從，屢過談藝。一日酒酣，忽謂予曰：『子鄉先生龔定庵言：詞出於公羊。此何說也？』予曰：『龔先生發論，不必由中，好奇而已。第以意內言外之旨，亦差可傳會。』魯翁曰：『然則近代多豔詞，殆出於穀梁乎？』蓋魯翁高文絕俗，不屑爲倚聲，故尊前諧語及此。』篋中詞。』

一〇六

閩中詞人，道咸間唱和頗盛。予在閩所識，如劉贊軒、謝枚如輩，皆作手也。社集有聚紅榭詩詞之刻。  
篋中詞。

一〇七

兼塘先生阿謹按：即顧翰。倚聲名家，自成馨逸。朋輩中頻迦、伯夔，莫能相拚。  
篋中詞。

一〇八

野航阿謹按：即趙對澂。名雋之才，運思婉密而激楚，亦學蘇辛，倚聲可當名家。惟以闕入散曲，微茫處未免染指。佳篇不止於此，往往韻雜律疏，未能多誦。  
篋中詞。

一〇九

往年與莊仲求數乾隆以來陽羨詞流，幾幾人握蛇珠。而董晉卿先生齊物論齋詞迄未過讀，頗以爲憾。仲求盛稱蘭石詞，予亦未見方立遺書也。  
篋中詞。

一一〇

夢禪居士阿謹按：即葉英華。有小游仙詞法駕導引一百首，託興幽微，辭條豐蔚，談者與樊榭老人絕句三百首並稱，不愧也。篋中詞。

一一一

夏玉延爲郭頻伽之甥，所謂『山抹微雲女嬃』也。高秀之致，欲度冰清。篋中詞。

一一二

禮部阿謹按：即劉逢祿。經學，淵源臬文方耕兩大師。易書公羊，可云卓爾。而凌雲辭賦，讓揖馬揚。倚聲之學，猶復洞究源流，嘗撰詞雅五卷、八十家、三百首，自叙以爲：『唐五代宋所傳，才士名卿，閱意眇指，正變聲律具矣，』云云。集中詞祇七首，亦所謂善易者不言易也。詞雅一編，不知傳寫尙有其人否？篋中詞。

一一三

韻梅阿謹按：即張文景。蚤飲香名，填詞刻意姜張，研聲刊律，吾黨六七人，奉爲導師。故山兵劫，同好晨

星，亂定重見，君已摧鋒落機，謝去斧藻，中年哀樂，登科已遲，又復屈承明之著作，走海國之韡板，不無黃鐘瓦缶之傷。倚聲日富，規制益高，駸駸乎北宋之壇宇。江東獨秀，其在斯人乎？外集集古，多長篇奇製，如洞仙歌解連環之組紉石帚，真無縫銖衣也。（篋中詞）

一一四

晉王阿謹按：即吳唐林。如虹之氣，不屑爲滴粉搓酥語，而情深一往，無愧古人。（篋中詞）

一一五

瓊華室詞阿謹按：即俞小甫師廷瑛著。熨帖頗近陳西麓。（篋中詞）

一一六

誠庵阿謹按：即徐本立。撰詞律拾遺，搜采極博，審音矜慎，倚聲家功臣也。杜觀察阿謹按：即杜文瀾。踵武成書，校勘益密。張韻梅復正其譌失云。（篋中詞）

一一七

邁孫阿謹按：即許文增。老去填詞，傳頻伽兼塘本師衣鉢。頻年校刻古今名家詞集，千金一冶，而矜慎下筆，

一字未安，不欲問世。篋中詞。

一一八

蘭浦先生阿謹按：即陳澧。孫卿仲舒之流，文而又儒。粹然大儒，不廢藻詠，填詞朗詣，洋洋乎會於風雅。乃使綺靡、奮厲兩宗，廢然知反。篋中詞。

一一九

三十年前客閩，與無錫丁君杏舲相識。君方纂詞綜補編。予告以黃霽青觀察屬草，已有成書。韻珊大令阿謹按：即黃燮清。益之搜討。亂定以來，鉛槧日出。黃氏續詞綜刻於漢上；丁君書刻於吳中，四十卷中，著錄千餘人。篋中詞。

一二〇

辛楣阿謹按：即羊復禮。文采，最近齊梁；運筆倚聲，寓意高秀。篋中詞。

一二一

嘉慶以來五六十年，南國才人，雅詞日出，不僅常州流派，大都取材南宋，婉約清超，拍肩挹袖。王侍郎詞



綜成，膚語未濯，而名手以隱秀相尙者，不爲所掩。吳人孫麟趾月坡，掉鞅詞壇，往往有汐社遺風，分題唱和，不欲爲箏琶俗響。嘗舉樊榭蠡槎枚庵穀人頻伽小竹稚圭爲七家詞選，五十五篇，以示揭櫫。復輯詞綜以後作者，撰絕妙近詞，去取矜慎，殆可繼踵草窗；沖澹幽微，如讀中唐七言詩。（篋中詞）

### 一二三

古醞阿謹按：即楊丈葆光，著蘇齋詞錄。老困場屋，仕宦不進，豪情古意，寓於詩文。集中沁園春詠帳四閣，寓言身世，倜儻權奇。（篋中詞）

### 一二三

鳳洲阿謹按：即潘前輩丈鴻。逸才微尙，洞明流變，文心詩品，唾地成珠；然而江東兵法，固未肯竟學也。（篋中詞）

### 一二四

桂林山水奇麗，唐畫宋詞之境。蘇君阿謹按：即蘇謙。超超，非少鶴丈阿謹按：即王錫振。所能掩，亦不負靈區矣。後起有王幼遐況夔笙，宮商舉應，伶翟爭傳已。（篋中詞）

一二五

哀墨詞 阿謹按：即王幼遐前輩鵬運著。千辟萬灌，幾無鑪錘之迹，一時無兩。篋中詞。

一二六

往者陽湖張仲遠叙錄嘉慶詞人爲同聲集，以繼宛鄰詞選。深美閎約之旨未墜，而佻巧奮末者自熄，顧有以平鈍雷同相訾者。近歲中書諸君子，有薇省同聲集，作者四人，人各有格，而襟抱同棲於大雅。幼遐絜精，夔笙隱秀，將治南北宋而一之，正恐前賢畏後生也。篋中詞。

一二七

嶺南文學，流派最正，近代詩家，張黎大宗，餘韻相禪。填詞有陳蘭浦先生，文儒蔚起，導揚正聲。葉南雪爲春蘭，沈伯眉爲秋菊，婆婆二老，並秀一時。約梁君將合二集，益以寓賢汪玉泉，爲粵三家詞云。篋中詞。

一二八

子佩 阿謹按：即沈昌字。才人失職，侘傺不平，身世多感，託諸倚聲，填詞百篇，皆商聲也。篋中詞。

一二九

湘社詞人齊驅掉鞅，子大阿謹按：即程丈頌萬。芳蘭竟體，騷雅紛拏。篋中詞。

一三〇

夢薇 阿謹按：即王廷鼎。通經稽古，發爲高文。填詞未嘗專詣，而騷怨所激，頓折沈揚，頗近晚宋。六橋都尉阿謹按：即三副都統多。學於夢薇，倚聲乃冰寒於水。篋中詞。

一三一

集阿謹按：即留雲借月 盒詞。中細意熨帖，情文相生，完篇雅製，美不勝錄。光珊 阿謹按：即劉丈炳照。自道，有軌循姜史，製規秦柳，源溯馮韋語。既據心得，亦表正宗，庶乎不愧。篋中詞。

同光間，吾師仲修譚先生以詞名於世；與丹徒莊中白先生械齊名，稱譚莊。所著日復堂詞，學者宗之，稱之曰復堂先生。時猶未盡知王佑遐鄭叔問朱古微況夔笙四先生也。師之論詞諸說，散見文集、日記、及所纂篋中詞、所評周止庵詞辨。光緒庚子，珂里居，思輯爲專書，請於師曰：集錄緒論，弟子職也。侍教有年，請從事。師諾。其年冬。書成，呈師。師曰：可名之曰復堂詞話。師歸道山久矣，木壞山頽，吾將安仰！今付梓，校誦三復，掩卷泣然！乙丑 中華民國十四年三月，弟子徐珂謹識於上海寓廬。

缺 页

蒿庵論詞

缺 页



一  
詞至南唐，二主作於上，正中和於下，詣微造極，得未曾有。宋初諸家，靡不祖述二主，憲章正中；譬之歐虞褚薛之書，皆出逸少。晏同叔去五代未遠，馨烈所扇，得之最先，故左宮右徵，和婉而明麗，爲北宋倚聲家初祖。劉攽中山詩話謂『元獻喜馮延巳歌詞，其所自作，亦不減延巳』。信然。

二  
宋初大臣之爲詞者：寇萊公、晏元獻、宋景文、范蜀公與歐陽文忠並有聲藝林；然數公或一時興到之作，未爲專詣；獨文忠與元獻學之既至，爲之亦勤，翔雙鵠於交衢，馭二龍於天路。且文忠家廬陵，而元獻家臨川，詞家遂有西江一派。其詞與元獻同出南唐，而深致則過之。宋至文忠，文始復古，天下翕然師尊之，風尙爲之一變。即以詞言，亦疏雋開子瞻，深婉開少游。本傳云：『超然獨鶩，衆莫能及。』獨其文乎哉！獨其文乎哉！

者卿詞，曲處能直，密處能疏，杲處能平，狀難狀之景，達難達之情，而出之以自然，自是北宋巨手。然好爲俳體，詞多蝶躐，有不僅如提要所云『以俗爲病』者。避暑錄話謂：『凡有井水飲處，即能歌柳詞。』三變之爲世詬病，亦未嘗不由於此。蓋與其千夫競聲，毋甯白雪之寡和也。

四

興化劉氏熙載所著蓺概，於詞多洞微之言，而論東坡尤爲深至。如云：『東坡詞頗似老杜詩，以其無意不可入，無事不可言也。若其豪放之致，則時與太白爲近。』又云：『東坡定風波云：「尙餘孤瘦雪霜姿。」荷華媚云：「天然地別是風流標格。」雪霜姿、風流標格，學東坡詞者，便可從此領取。』又云：『詞以不犯本位爲高。東坡滿庭芳：「老去君恩未報，空回首，彈鋏悲歌。」語誠慷慨；然不若水調歌頭：「我欲乘風歸去，又恐瓊樓玉宇，高處不勝寒。」尤覺空靈蘊藉。』觀此可以得東坡矣。

五

后山以秦七黃九並稱；其實黃非秦匹也。若以比柳，差爲得之。蓋其得也，則柳詞明媚，黃詞疏宕；而藝評之作，所失亦均。

六

少游以絕塵之才，早與勝流，不可一世；而一謫南荒，遽喪靈寶，故所爲詞，寄慨身世，閑雅有情思，酒邊花下，一往而深，而怨悱不亂，悄乎得小雅之遺；後主而後，一人而已。昔張天如論相如之賦云：『他人之賦，賦才也；長卿、賦心也。』予於少游之詞亦云：他人之詞，詞才也；少游、詞心也。得之於內，不可以傳。雖子瞻之明雋，耆卿之幽秀，猶若有瞠乎後者，況其下邪？

## 七

淮海小山，真古之傷心人也。其淡語皆有味，淺語皆有致，求之兩宋詞人，實罕其匹。子晉欲以晏氏父子追配李氏父子，誠爲知言。彼丹陽歸愚之相承，固瑣瑣不足數爾。

## 八

程正伯淒婉繇麗，與草窗所錄絕妙好詞家法相近，故是正鋒。雖與子瞻爲中表昆弟，而門徑絕不相入。若其四代好閨怨無悶酷相思諸闕，在書舟集中極俳薄，不類其他作，而升庵乃亟稱之，真物色牝牡驪黃外矣！

## 九

晁无咎爲蘇門四士之一，所爲詩餘，無子瞻之高華，而沈咽則過之。葉少蘊主持王學，所著石林詩話，

陰抑蘇黃；而其詞顧挹蘇氏之餘波。豈此道與所問學，固多歧出邪？

一〇

詞爲文章末技，固不以人品分升降；然如毛滂之附蔡京，史達祖之依侂冑，王安中之反覆，曾覲之邪佞，所造雖深，識者薄之。梅溪生平，不載史傳，據其滿江紅詠懷所云：『憐牛後，懷鷄肋。』又云：『一錢不值，貧相逼。』則韓氏省吏之說，或不誣與？

一一

姑溪詞長調近柳，短調近秦，而均有未至。

一二

溪堂溫雅有致，於此事蘊釀甚深。子晉祇稱其輕倩，猶爲未盡。樵隱勝處不減溪堂，情味差薄耳。

一三

陳氏子龍曰：『以沈摯之思，而出之必淺近，使讀之者驟遇之，如在耳目之前，久誦之，而得雋永之趣，則用意難也。以儼利之詞，而製之必工鍊，使篇無累句，句無累字，圓潤明密，言如貫珠，則鑄詞難也。其

爲體也纖弱，明珠翠羽，猶嫌其重，何況龍鸞？必有鮮妍之姿，而不藉粉澤，則設色難也。其爲境也婉媚，雖以驚露取妍，實貴含蓄不盡，時在低回唱歎之餘，則命篇難也。『張氏綱孫曰：『結構天成，而中有豔語、雋語、奇語、豪語、苦語、癡語、沒要緊語，如巧匠運斤，豪無痕跡。』毛氏先舒曰：『北宋、詞之盛也，其妙處不在豪快，而在高健；不在豔冶，而在幽咽。豪快可以氣取，豔冶可以言工；高健幽咽，則關乎神理骨性，難可強也。』又曰：『言欲層深，語欲渾成。』諸家所論，未嘗專屬一人，而求之兩宋，惟片玉梅溪足以備之。周之勝史，則又在渾之一字。詞至於渾，而無可復進矣。

#### 一四

千里和清真，亦趨亦步，可謂謹嚴。然貌合神離，且有襲迹，非真清真也。其勝處則近屯田。蓋屯田勝處，本近清真；而清真勝處，要非屯田所能到。趙師序呂濱老聖求詞，謂其『婉媚深窈，視美成者卿伯仲』。實祇其撲胡蝶近之上半在周柳之間，其下闕已不稱，此外佳構，亦不過小重山南歌子數篇，殆又出千里下矣。

#### 一五

坦菴介菴惜香皆宋氏宗室，所作並亦清雅可誦。高宗於彥端西湖詞有『我家裏人也會作此等語』之稱。其實，介菴所造，比諸坦菴惜香，似尙未逮。毛氏既許坦菴爲放翁一流，又謂其多富貴氣，不亦自相矛盾



耶？

一六

壽域詞、四庫全書存目謂其字句譌脫，不一而足。今取其詞讀之，即常用之調，亦平仄拗折，與他人微異。則是壽域有意爲之，非盡校者之疏。

一七

蔡伸道與向伯恭嘗同官彭城漕屬，故屢有酬贈之作。毛氏謂其遜酒邊三舍，殊非竺論。攷其所作，不獨菩薩蠻『花冠鼓翼』一首，雅近南唐；即驀山溪之『孤城暮角』、點絳脣之『水繞孤城』諸調，與蘇武慢之前半，亦幾幾入清真之室。恐子諲且望而卻步，豈惟伯仲間耶？至以厥祖忠惠譜荔支，而怪其集中無一語及玉堂紅者，是猶責工部之不咏海棠也。

一八

酒邊詞『紹興乙卯大雪、行鄱陽道中』阮郎歸一闋，爲二帝在北作也。眷戀舊君，與鹿虔扈之『金鎖重門』、謝克家之『依依宮柳』，同一辭旨怨亂。不知壽皇見之，亦有慨於心否？宜爲賊檜所嫉也。『終是愛君』，獨一『瓊樓玉宇』之蘇軾哉？彼以詞貶宕不可爲者，殆第見屯田山谷諸作，而未見此耳。



一九

後山嬾窟審齋石屏諸家，並嫻雅有餘，縣麗不足，與盧叔陽黃叔暘之專尙細膩者，互有短長。提要之論後山石屏，皆謂其以詩爲詞；然後山筆力甚健，要非式之所可望也。

二〇

周少隱自言少喜小晏，時有似其體製者。晚年歌之，不甚如人意。今觀其所指之三篇，在竹坡集中，誠非極詣，若以爲有類小山，則殊未盡然。蓋少隱誤認幾道爲清倩一派，比其晚作，自覺未逮。不知北宋大家，每從空際盤旋，故無椎鑿之迹。至竹坡無住諸君子出，漸於字句間凝鍊求工，而昔賢疏宕之致微矣。此亦南北宋之關鍵也。

二一

蘆川居士以賀新郎一詞送胡澹菴謫新州，致忤賊檜，坐是除名。與楊補之之屢徵不起，黃師憲之一官遠徙，同一高節。然其集中壽詞實繁，而所壽之人，則或書或不書。其瑞鶴仙一闋，首云：『倚格天峻閣。』疑即壽檜者。蓋檜有一德格天閣也。意居士始亦與檜周旋，至穢德彰聞，乃存詞而削其名邪？

二三

于湖在建康留守席上賦六州歌頭，感憤淋漓，主人爲之罷席。他若水調歌頭之『雪洗虜塵靜』一首，木蘭花慢之『擁貔貅萬騎』一首，浣溪沙之『霜日明霄』一首，率皆睠懷君國之作。龍川痛心北虜，亦屢見於辭，如水調歌頭云：『堯之都，舜之壤，禹之封，於今應有一個半個恥和戎』；念奴嬌云：『因笑王謝諸人，登高懷遠，也學英雄涕』；賀新郎云：『舉目江河休感涕，念有君如此何愁虜』；又：『涕出女吳成倒轉，問魯爲齊弱何年月』；忠憤之氣，隨筆涌出，並足喚醒當時聾聵，正不必論詞之工拙也。

二三

曾純甫賦進御月詞，其自記云：『是夜西興，亦聞天樂』。子晉遂謂天神，亦不以人廢言。不知宋人每好自神有說：白石道人尙欲以巢湖風駛，歸功於平調滿江紅；於海野何譏焉？獨醒雜志謂邏卒聞張建封廟中鬼，歌東坡燕子樓樂章，則又出他人之傳會，益無徵已。

二四

稼軒負高世之才，不可羈勒，能於唐宋諸大家外，別樹一幟。自茲以降，詞遂有門戶主奴之見。而才氣橫軼者，羣樂其豪縱而效之；乃至里俗浮囂之子，亦靡不推波助瀾，自託辛劉，以屏蔽其陋；則非稼軒之咎，

而不善學者之咎也。即如集中所載水調歌頭『長恨復長恨』一闕，水龍吟『昔時曾有佳人』一闕，連綴古語，渾然天成，既非東家所能效顰，而摸魚兒西河祝英臺近諸作，摧剛爲柔，纏綿悱惻，尤與粗獷一派，判若秦越。

## 二五

龍洲自是稼軒附庸，然得其豪放，未得其宛轉。子晉亟稱其天仙子小桃紅二闕，云纖秀爲稼軒所無。今視其語，小桃紅褻矣而未甚也；天仙子則皆市井俚談，不知子晉何取而稱之？殆與陶九成之稱其沁園春詠美人指足，同一見地邪？周必大近體樂府、黃機竹齋詩餘，亦幼安同調也。又有與幼安周旋而即效其體者，若西樵洛水兩家，惜懷古味薄，濟翁筆亦不健，比諸龍洲，抑又次焉。

## 二六

劍南屏除纖豔，獨往獨來，其通峭沈鬱之概，求之有宋諸家，無可方比；提要以爲詩人之言，終爲近雅，與詞人之冶蕩有殊，是也。至謂游欲驛騎東坡淮海之間，故奄有其勝，而皆不能造其極；則或非放翁之本意歟？

## 二七

提要謂沈端節吐屬婉約，頗具風致；似尙未盡克齋之妙。周氏濟論詞之言曰：『初學詞求空，空則靈氣往來。既成格調，求實，實則精力彌滿。』克齋所造，已臻實地，而南歌子『遠樹昏鴉鬧』一闕，尤爲字字沈響，匪僅以婉約擅長也。

二八

平齋工於發端，其沁園春凡四首：一曰：『詩不云乎？蒹葭蒼蒼，白露爲霜。』二曰：『歸去來兮，杜宇聲聲，道不如歸。』三曰：『飲馬咸池，攬轡崑崙，橫驚九州。』四曰：『秋氣悲哉，薄寒中人，皇皇何之？』皆有振衣千仞氣象；惜其下並不稱。

二九

金谷遺音小調間有可采；然好爲俳語，在山谷屯田竹山之間，而雋不及山谷，深不及屯田，密不及竹山，蓋皆有其失而無其得也。今選於此數家，披揀尤嚴，稍涉俳譚，甯從割舍；非刻繩前人也，固欲使世之譚藝者，羣曉然於此事自有正變，上媿騷雅，異出同歸。而淫蕩浮靡之音，庶不致覲顏自附於作者，而知所返哉！

白石爲南渡一人，千秋論定，無俟揚榷。樂府指迷獨稱其暗香疏影揚州慢一夢紅琵琶仙探春慢淡黃柳等曲；詞品則以詠蟋蟀齊天樂一闕爲最勝。其實石帚所作，超脫蹊逕，天籟人力，兩臻絕頂，筆之所至，神韻俱到；非如樂笑、一窗輩，可以奇對警句相與標目；又何事於諸調中強分軒輊也？孤雲野飛，去留無迹，彼讀姜詞者，必欲求下手處，則先自俗處能雅，滑處能澀始。

### 三一

夢窗之詞麗而則，幽邃而緜密，脈絡井井，而卒焉不能得其端倪。尹惟曉比之清真。沈伯時亦謂深得清真之妙，而又病其晦。張叔夏則譬諸七寶樓臺，眩人眼目。蓋山中白雲專主『清空』，與夢窗家數相反，故於諸作中，獨賞其唐多令之疏快。實則『何處合成愁』一闕，尙非君特本色。提要云：『天分不及周邦彥，而研鍊之功則過之。詞家之有文英，如詩家之有李商隱。』予則謂：商隱學老杜，亦如文英之學清真也。

### 三二

詞家各有塗逕，正不必強事牽合。毛子晉於洪叔嶼，則舉『燕子又歸來，但惹得滿身花雨』，及『花上蝶，水中鳬，芳心密意兩相於』等語，而信其不減周美成。楊用修於李俊明，則以爲蘭陵王一首，可並秦周。至芸窗全卷只五十闕，而應酬諛頌之作，幾及十九；子晉乃取其警句，分配放翁邦卿秦七黃九；以一人之筆，兼此四家，恐亦勢之所不能也。



三三

陳造序高賓王詞，謂竹屋梅溪，要是不經人道語。玉田亦以兩家與白石夢窗並稱。由觀國與達祖疊相唱和，故援與相比。平心論之：竹屋精實有餘，超逸不足；以梅溪較之，究未能旗鼓相當。今若求其同調，則惟盧蒲江差足肩隨耳。

三四

後邨詞與放翁稼軒，猶鼎三足。其生丁南渡，拳拳君國，似放翁。志在有爲，不欲以詞人自域，似稼軒。如玉樓春云：『男兒西北有神州，莫滴水西橋畔淚』；憶秦娥云：『宣和宮殿，冷煙衰草，傷時念亂』；可以怨矣。又其宅心忠厚，亦往往於詞得之：滿江紅送宋惠父入江西幕云：『帳下健兒休盡銳，草間赤子俱求活』；賀新郎壽張史君云：『不要漢庭誇擊斷，要史家編入循良傳』；念奴嬌壽方德潤云：『須信諂語尤甘，忠言最苦，橄欖何如蜜』？胸次如此，豈翦紅刻翠者比邪？升菴稱其壯語；子晉稱其雄力；殆猶之皮相也。

三五

子晉之於竹山，深爲推挹，謂其有世說之靡，六朝之險；且比之二李、二晏、美成、堯章。提要亦云：『練字精深，調音諧暢，爲倚聲家之矩矱。』然其全集中，實多有可議者：如沁園春『老子平生』二闕，念奴嬌『壽薛稼



『翁』一闕，滿江紅『一掬鄉心』一闕，解珮令『春晴也好』一闕，賀新郎『甚矣吾狂矣』一闕，皆詞旨鄙俚；匪惟李晏周姜所不屑爲，即屬稼軒，亦下乘也。又好用俳體：如水龍吟仿稼軒體押脚，純用『些』字；瑞鶴仙『玉霜生穗也』押脚純用『也』字；聲聲慢秋聲一闕，押脚純用『聲』字，皆不可訓。即其善者，亦字雕句琢，荒豔炫目：如高陽臺云：『霞鑠簾珠，雲蒸篆玉』；又云：『燈搖縹緲窗冷』；齊天樂云：『電紫鞘輕，雲紅貧曲』；又云：『峯繪岫綺』；念奴嬌云：『翠篋翔龍，金樅躍鳳』；瑞鶴仙云：『螺心翠歷，龍吻瓊涎』；木蘭花慢云：『但鷺斂瓊絲，鴛藏繡羽』等句，嘉道間吳中七子類祖述之，其去質而俚者自勝矣，然不可謂正軌也。

### 三六

提要辨韓玉有二：一終於金，字溫甫，爲鳳翔府判官；一爲北方之豪，由金入宋，而歷引集中在南諸題以爲證，分析頗詳。乃毛識東海詞，直稱韓溫甫；竹垞詞綜，歸之金人，其所叙爵里，亦與終金者合。蓋皆誤併二人爲一，當據提要以正之。

### 三七

汲古原刻，未嘗差別時代，故蔣勝欲以南都遺老，而列書舟之前。晁補之陳後山生際神京，顧居六集之末。蓋隨得隨雕，無從排比。今選一依其次，亦不復第厥後先，惟篇帙較原書不及十之二三，聯合成卷，異乎人自爲集矣。

三八

四庫總目盛推毛氏考證釐訂之功。觀所記跋，知於辨譌糾繆，所得已多；然字句之間，頗有尙待商榷者，爰以見存選錄，校刊各本，一一讎對：凡義得兩通者，一仍毛本之舊；其有顯然舛失，則從別本改正。如淮海菩薩蠻詞：『欲似柳千縷』，『縷』誤『絲』，據王氏敬之刊本所引汲古改。『小山泛清波摘遍詞』：『暗惜光陰恨多少』，『光』上衍『花』字，據萬氏樹詞律刪。『琴趣外篇滿江紅詞』：『便江湖與世永相忘』，『與世』誤在『江湖』上，據趙氏聞禮樂府雅詞乙轉。『聖求小重山詞』：『小窗風動竹』，『小』誤『上』，據朱氏彝尊詞綜改。『蒲江賀新郎詞』：『荒祠誰寄風流後』，『祠』誤『詞』，據黃氏昇花菴詞選、周氏密絕妙好詞改。若片玉梅溪白石夢窗諸家，則率從近世戈氏杜氏校訂之本，亦即用戈選宋七家例，不復指明所出，以省繁重；惟於原刻可通而他本異文足資參酌者，則旁注篇中，以質大雅。見聞僻陋，藏本尤鈔，墨一漏萬，知難免爾。

三九

詞有本事，待注乃明知。稼翁所賦各闋，尤多寄託。汲古於詞前備載其子沃所案，今移爲詞下夾注而標名於首。其他作者自記，及子晉校語，凡在詞下者，並冠以『原注』，示與今校區別。

四〇

篇中疑字，有無可勘正者，間亦標注。又或本詞之內，一韻重押，若周紫芝『天仙子』，再出『暝』字；韓玉『賀新郎』，再出『冷』字之類，偶爾失檢，不必爲作者曲諱。而兩詞聲情婉約，亦未可以一眚揜也。

#### 四一

各集內有一詞而見兩家者：梅溪集載玉胡蝶詞『晚雨未摧宮樹』一首，夢窗乙稿中，復列此章。詳其語意，似與邦卿爲近，故歸之史集。又原刻遇兩本通闕歧出者，每附注詞下；茲則惟善之從。故於後山『送胡舍人』，錄原詞；而贈晁无咎舞鬟，則易用注中之一本云。

#### 四二

楊西樵名炎正，號濟翁。文獻通考誤『正』作『止』，且屬下爲號。竹垞紅友並沿其謬。汲古初刻亦舛。今定從後改之本。此外，人名集名有待參考者，如：黃叔暘名昇，諸書所同；而毛氏獨以『昇』爲『景』。又楊无咎逃禪詞，『楊』字從『木』，提要據圖繪寶鑑改『楊』作『揚』。李公昂文溪詞，提要據宋史黃雍傳案：昂英附見黃師雍傳。及文溪集，定爲名昂英，辨毛題李公昂之誤；然今本實作公昂，非公昂，與提要所見之汲古歧出。盧炳烘堂詞，提要據書錄解題，改『烘』作『哄』，多足證明子晉之疏。今悉附著於此。而篇中則疑以傳疑，不敢遽變其舊。

四三

古無所謂詞韻也。葉斐軒雖稱紹興二年所刊，論者猶疑其偽託，它無論已。近戈氏載撰詞林正韻，列平上去爲十四部，入聲爲五部，參酌審定，盡去諸弊，視以前諸家，誠爲精密。故所選七家，即墨守其說，名章佳構，未嘗少有假借。然考韻錄詞，要爲兩事；削足就履，甯無或過？且綺筵舞席，按譜尋聲，初不暇取禮部韻略逐句推敲，始付歌板。而土風各操，又詎能與後來撰著，逐字吻合邪？今所甄錄，就各家本色，擷精舍麤；其用韻之偶爾出入，有未忍概從屏棄者，姑舉一二以見例。如：竹山永遇樂詞，以『水』『袂』叶『聚』『去』；竹屋風入松詞，以『陰』及『根』叶『晴』『情』；龍州賀新郎詞，以『賴』『淚』叶『路』『雨』之屬，皆是。匪獨老學菴筆記引山谷念奴嬌詞，『愛聽臨風笛』，謂『笛』乃蜀中方音，爲不合中州音韻也。是在讀者折衷今古，去短從長，固無庸執後儒論辨，追貶曩賢；亦不援宋人一節之疏，自文其脫略。斯兩得之。

四四

毛氏就其藏本，更續付梓，於兩宋名家，若半山子野方回石湖東澤日湖草窗碧山玉田諸君子，未及彙入。即所刻諸家之中，亦仍有哀輯未備者。茲既從之甄采，雖別得傳本，亦不敢據以選補。域守一隅，彌自慙已！



## 校點後記

周濟（一七八一—一八三九），字保緒，一字介存，晚號止庵，清江蘇荆溪（宜興）人。嘉慶十年進士。官淮安府學教授。著有晉略、味雋齋詞、介存齋論詞雜著及詞辨、宋四家詞選等。

清代詞學，一向有浙派和常州派之分。清初，秀水（浙江嘉興）朱彝尊選輯詞綜，論詞以『清空』爲宗。一時作家，相習成風；厲鶚繼起，蔚成大國，世稱爲浙派。清中葉，常州張惠言兄弟選輯詞選，以『意內言外』爲主。董毅選輯續詞選，推衍這種理論。於是又開了常州一派。周濟和董毅在一起研討詞學很久，也是屬於這一派的重要的詞學理論家。

周氏撰介存齋論詞雜著及宋四家詞選序論，發揮『意內言外』的說法，並進一步明確提出填詞要有寄託，『非寄託不入，專寄託不出』的主張。並把這種主張具體體現在詞辨和宋四家詞選兩書中，而以周清真（邦彥）、辛稼軒（棄疾）、吳夢窗（文英）、王碧山（沂孫）爲兩宋詞人領袖；以他們的作品作爲後世學詞的槩範。這種理論提出來以後，一直到清末，無論在詞學的研究上或詞的創作上，都受到他很大的影響。

浙派和常州派論詞的主張不同，主要的區別在於：前者注重詞的藝術技巧，要清空而不要質實；要像孤雲野飛，去留無跡，而不要黏滯堆砌，晦澀不明。並注意到用字、造句和音樂性等方面。對於我們今天

學習古典文學的藝術技巧來說，這種理論，還是有它一定的參考價值的。後者注重詞的思想內容，所謂『意內言外』，所謂『寄託』，就是說，要在作品裏用比興的、曲折的手法，表現作者真實的思想感情；而不要陳陳相因，無病呻吟。這和我們今天把思想內容放在第一位的標準大體上是相合的；當然，他們所指的思想內容和我們所指的思想內容有着本質上的不同。這裏還須附帶說明一下：藝術技巧和思想內容，有它不可截然分開的聯繫性。因此，這兩派雖然各有所偏重的一方面，但在闡述他們自己的理論的時候，也不能不涉及到它所聯繫的另一方面。這也是我們應該注意到的。

譚獻（一八三二—一九〇一），初名廷獻，字仲修，號復堂，浙江仁和人。同治六年舉人，官歙縣、全椒、合肥知縣。工駢體文，於詞學研究，致力尤深。嘗選錄清人詞爲《篋中詞》六卷，續三卷，『以衍張茗柯（惠言）、周介存（濟）之學』。他的理論，散見於《詞辨》、《篋中詞》的評論和《復堂日記》中。他的弟子徐珂輯錄成《爲復堂詞話》。

譚氏論詞，本於常州派張、周等人的理論，加以發揮，極力推崇詞體，認爲詞是由風、騷、樂府演變而來的，不應視爲『小道』。詞是由民間的曲子演變而成的，因而不被過去的『正統』文人所看重。譚氏則以文學發展的眼光，給予詞以應有的地位，這是應該肯定的；當然，他還不可能認識到：人民是文學財富的創造者，人民生活是文學的真正的源頭。



馮煦（一八四二—一九二七），字夢華，號蒿庵，晚號蒿隱，江蘇金壇人。光緒十二年進士，官至安徽巡撫。著有蒿庵類稿。

馮氏從毛子晉（晉）所刻宋名家詞中，選其精粹作品，爲宋六十一家詞選，並在例言中，一一加以評論。他的理論，大體上和周濟、譚獻的說法接近。這部蒿庵論詞，就是彙錄例言各條而成的。

顧學頤

一九五九年四月

ISBN 7-02-002652-4/B • 111

---

定價 6.00 元

ISBN 7-02-002652-4



9 787020 026524 >